

長貧任婦愁——杜甫筆下的妻子

鍾 慧 玲

杜甫的作品數量豐富，題材寬廣，觸角深遠，不僅記錄了他個人一生的悲歡，也記錄了大時代的盛衰。其中固不乏憂心國事，關懷民生或陳述際遇，抒發已志的詩篇，但也有不少反映家庭生活及夫妻感情的篇章頗值得我們注意。在飄零動盪的歲月裡，杜甫和他摯愛的妻子兒女始終緊緊相依，夫妻的深情不必刻意點染，詩人筆下有最自然真誠的流露。

杜甫的妻子楊氏，雖然出身仕宦之家，她的大半輩子卻與窮愁潦倒的丈夫歷盡艱苦，在杜甫的描述下，她並不光鮮亮麗，相反的，有更多的憔悴滄桑。楊氏本身沒有留下一言半句，可是她的眼淚、歡笑、驚懼、憂愁都呈現在杜甫的筆端，她的形象鮮明而有血肉，透過這些，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探索杜甫內在深層的感情世界。

一、杜集中有關的詩作

杜甫在集中雖然不少篇章言及妻子，但是，嚴格地說來，真正以妻子為主要吟詠對象的作品卻很少。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從零星散見的詩句中看見老杜夫婦患難與共的感情。

在作品中，杜甫對楊氏的稱呼，除了一般性的詞語，如「妻子」，或以「妻孥」、「妻兒」並稱外，他似乎更喜歡以「老妻」二字稱楊氏，其他，還有「瘦妻」、「山妻」等稱謂。茲將有關詩句列舉如下：

(一). 稱「妻子」：

1. <述懷>：「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
2. <徒步歸行>：「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3. <北征>：「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
4.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
5. <飛仙閣>：「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6.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7. <發閩中>：「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復數。」

8. <昔遊>：「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

9. <謁真諦寺禪師>：「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二). 稱「妻孥」、「妻兒」

1. <雨過蘇端>：「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2. <羌村三首>之一：「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3.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老恥妻孥笑，貧嗟出入勞。」

4. <奉贈射洪李四丈明甫>：「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5.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妻兒待我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6.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

7. <逃難>：「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嘆。」

(三). 稱「老妻」

1.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2. <江村>：「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3. <進艇>：「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4. <百憂集行>：「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

5. <客夜>：「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6. <寄題江外草堂>：「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煙。」

7. <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之二：「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

8.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四). 稱「瘦妻」、「山妻」

1. <北征>：「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

2.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五). 稱「母」、「婦」

1. <北征>：「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

2. <遣興>：「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雁足繫難期。」

3. <秦州雜詩>之二十：「曬藥能無婦，應門幸有兒。」

4. <屏跡三首>之二：「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

由以上詩句，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杜甫在作品中言及妻子是在家庭遭逢劇變，失去了幼子之後。長安時期，杜甫已感到生活的壓力，他努力突破困境，尋求仕進，妻兒似乎還不是他關注的焦點，直到返回奉先驟遭喪子，才在詩篇寫下了他的沈痛。此後，戰火燃起，夫妻分隔，對於妻子的描寫才漸

漸增多，直到度隴入蜀，去夔出峽，都可以見到他對妻子的述及。

第二，杜甫言及妻子時，往往亦言及兒女。換言之，杜甫敘述家庭狀況時，妻子、兒女自然就是他情感的重心。他對家人的惦念以及家人對他的關切，使這個小小世界的溫馨彌補了他在功名追逐的世界裡所遭遇的失望和挫折。杜甫對家庭的責任感，就如同他對國家、君王的責任感一樣強烈，只是後者帶給他更多的痛苦和憂慮。但是，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在老病窮愁時，家庭的溫情應該是這位詩人最後所有，也是他最大的安慰。

第三，杜甫詩中稱楊氏為「老妻」時，除了聲律上的考量外，更見其主觀情緒的呼應。杜甫用「妻子」、「妻孥」、「妻兒」等詞時，多在事件的陳說，客觀敘述的成分比較大；而使用「老妻」一詞時，很明顯的夾雜了複雜的主觀情緒，他的憂心、慚愧、愛憐都由此中流露出來。事實上，「老妻」二字不但道盡了杜甫眼中這個跟他吃苦受罪的妻子所飽歷的風霜，也道盡了夫妻間的親密關係。而老妻之所謂老，已經不是年華的老去，而是歲月累積琢磨出來的相知相惜。

此外，杜甫亦嘗稱楊氏為「瘦妻」、「山妻」，前者寫其生活重擔下的憂勞，後者則謂其久居鄉野，口吻略帶幽默。至於稱「母」，則是站在孩子的立場來說，稱「婦」則是站在一個家庭的立場，尤能見其對妻子的倚賴。

二、楊氏的感情世界

關於杜甫的妻子楊氏，元稹〈杜工部墓係銘〉中僅有短短的兩句：「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杜甫五十九歲病歿，楊氏卒於杜甫之後，則二人年齡相差至少十歲。杜甫大約在開元二十九年，三十歲時與楊氏結婚，育有三男二女，長子宗文，次子宗武，幼子不幸早夭。此外，杜甫晚年可能又生一女，亦不幸早殤。①

楊氏的個性，我們所知不多。可以確知的是，她的悲喜哀樂都與丈夫、孩子息息相關。家計是她必須面對的現實難題，而戰爭則又是無可逃避的劫數，她經歷過生離死別，也經歷過輾轉流離的苦楚。她只是一個家庭婦女，所能關心的事物並不太多，身為一個志大運蹇的詩人之妻，她所表現的，除了傳統婦女忍耐順從的美德外，還有更多的堅強與寬容。

杜甫在長安期間，奔波謀職，應詔、干謁、獻賦，所有的嘗試都告失敗後，生活的困窘可知。天寶十三年秋，杜甫帶領妻兒移居奉先，投靠宗親，其詩有云：「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淚零。」（〈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一家人的狼狽可以想見。安頓家人後，杜甫仍回長安。次年，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既有「微祿」，生活庶幾可以免妻兒於飢寒，於是，返奉先探視，誰知「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此情此景，杜甫真是情何以堪。身為人母，楊氏更是痛澈心肺，悲慟哭號，這齣天倫慘劇，反映了楊氏

母子生活的苦況。

安祿山亂起，杜甫攜家連夜向北逃難，荒山趕路，艱險備嘗，加以雷雨泥濘，疲餓不堪，女兒啼飢，小兒覓食，幸得投奔故人孫宰，才得以濯足飽餐，兩家妻小會見時，都熱淚滿面，「從此出妻孥，相視淚闌干」（〈彭衙行〉），楊氏驚魂甫定，她的垂淚實有無限的委曲和辛酸。

妻小安置在鄜州後，杜甫欲奔往行在所，結果身陷賊中。至德二年五月又竄歸鳳翔，拜左拾遺，好不容易展轉得到了平安家書。八月，因廷諍忤旨，放還鄜州，杜甫曾經特別向李嗣業借馬代步，在〈徒步歸行〉詩中有云：「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家書中楊氏應該說明了生活的處境，所以詩中所言應該亦是實情。

楊氏的眼淚要到乍見良人歸來，全家團圓時才真正得以盡情的宣洩。杜甫在〈羌村〉詩中對妻子的描寫尤其真實感人。詩云：「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暮色蒼茫，鳥雀歸噪，杜甫出現在家門口，楊氏先是驚疑萬分，不能置信，然後是悲喜交集，哭泣落淚，正是因為所有的擔驚懸念忽然都放下來了，反而忍不住要哭，為亂世飄蕩，無可算計，也為丈夫乍然平安歸來而哭，在渺茫的生機裡，上天竟然應允了自己的禱念。「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那份不敢置信的驚悸似乎仍在。這幅亂世聚散的縮影，透過杜甫樸素的筆，千載而下，楊氏感情的起落依舊澎湃迴盪。

這樣的相聚，在〈北征〉詩中有更清楚的描寫：「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終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荒歲逃禍，物質的匱乏自不待言，楊氏為小女拆舊衣的織繡來補綻，嬌兒無襪可著，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早已是處處補釘，這樣的環境，楊氏是如何支撐過去的，杜甫都沒有細說，只有在夫妻會面時，妻子的放聲慟哭連林泉都要為之同悲來說明了。

這次回家，杜甫帶了一些脂粉衾裯，激動的情緒平靜後，楊氏的心情比較穩定了，晨起曉妝，臉上也稍事妝扮，小女兒對於父親所帶回的脂粉朱鉛則表現了更大的興趣和好奇，「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痴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楊氏梳妝，小女亦胡亂塗抹，倣效母親，家庭中開始有了笑聲，楊氏的臉龐泛現了光彩，杜甫一個「瘦」字包含了多少對妻子的憐惜，他注意到她憔悴瘦弱的形容，也注意到她又恢復了昔日的神采，「面復光」是因為略施了脂粉，當然也是因為心情的改變。

貧窮一直是生活上揮之不去的陰影，杜甫身陷賊中，思妻憶子，特別提到：「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遣興〉），多難的家若不是這位堅忍慈愛的女性，恐怕早已瓦解了。就楊氏而言，丈夫的「計拙無衣食」（〈客夜〉）、「艱難味生理」（〈春日江村五首〉之一），以及「恆飢稚子色淒涼」（〈狂夫〉）的生活，她都必須承擔下來，〈百憂集行〉中杜甫對無米下鍋的窘困有很寫實的描述：「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

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老杜由外奔波而回，「四壁空」正映現出他的空手而返，等著吃飯的孩子哭叫不已，楊氏沒有怨怒，她看著進門的丈夫，便知道是什麼回事，也許只有她最能了解杜甫內心的沮喪和「強將笑語供主人」的屈辱感。居住夔州時，無錢無米，甚至要典賣釵鈿，「囊虛把釵釧，米盡拆花鈿」（〈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雖然山窮水盡，日子還是要過的，杜甫在〈發秦州〉詩中就已經說過：「我衰懶更拙，生事不自謀」，到後來，在〈屏跡〉詩中，更乾脆說：「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既然自己無計可施，只有任隨妻子去發愁，去設法了，楊氏對家庭所付出的憂勞可以說自始至終都未稍減。

廣德元年，杜甫流寓梓州，聽到史朝義自縊，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的消息，勝利的喜訊來得突然，杜甫激動得難以自持，熱淚滿裳，回顧妻子，妻子則陰霾盡掃，歡喜不置^②。楊氏的感情當然不像杜甫那麼複雜。杜甫的眼淚有太多的痛苦回顧和對國家前途的期盼，而楊氏的欣喜，是因為戰爭結束後可以重返家園，在收拾詩書卷囊時，杜甫夫婦對未來的日子有過短暫美好的憧憬。

居住成都浣花草堂時，生活雖然清苦，但是，也有難得的幽居情趣。丈夫子女皆在身傍，一家廝守，晴日午後，敲針畫紙，乘艇沿江，這幅家庭的休閒圖，大概也是楊氏伴隨丈夫窮苦歲月中最美好的時光了。遠客來了，雖然沒有好菜，但是有款客的熱情^③；有人送了酒醬，丈夫問了作法，好讓妻子也學會^④。這些日常的瑣事，使得這對患難夫妻從平凡的生活裡流露出不必言喻的深情。

大歷三年，杜甫離夔出峽，又開始飄泊的歲月，不幸又因避臧玠之亂而入衡州，〈逃難〉詩有云：「五十白頭翁，南北世逃難。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嘆」，意緒寥落，感慨萬端，杜甫集中並無悼亡詩，可知，死前妻兒都應在身邊，杜甫死後，楊氏可能不久亦亡故。

楊氏嫁與杜甫，不但沒有華服美裳，甚至多在飢餓的邊緣掙扎，憂貧的生活也使她勇敢分擔了丈夫的愁苦歡樂，杜甫的筆下從未刻意塑造她，或讚美她，但是在最真實的生活紀錄裡，卻使我們看到一個平凡女子的堅強和寬容。

楊氏除了為家計憂愁外，也時常為家人的健康操心。杜甫晚年多病，身體衰弱，楊氏對他的關切照料也都可以在杜甫的詩篇中看到，如：「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衰病老朽，妻兒殷殷相問，家庭的和樂不難知之。女兒生病了，楊氏憂心不已，杜甫在閬中滯留得報後急欲返家：「女病妻憂歸意速」（〈發閬中〉），這個被貧窮包圍的家庭洋溢了無限的溫馨與關愛，楊氏，無疑是這個家庭的重要支柱。

三、杜甫對楊氏的感情

杜甫在個性上雖然自稱放誕，可是在夫婦倫常上，他仍然是傳統而保守的，他曾說：「恩始夫婦恭，義無棄禮法」（〈牽牛織女〉）他也曾戲勸耽於女樂的友人：「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豔曲三首贈李〉），又會對娶寡的友人以「文君相如」媲美之外，還特別叮嚀，「襄王薄行跡，莫學令威丁」（〈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襄王稀跡，令威去家，此皆寡情者。證諸杜甫平生事跡，他對家庭的顧念，對妻子的專一，與他表現在忠君愛國的執著上是相同的，梁啓超譽之爲「情聖」實不爲過。

生活上的艱難，宦途上的失志，使老杜對妻兒永遠懷著愧咎，幼子餓死，老杜悲不自抑，以「所愧爲人父」來自責（〈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對於自己的拙於生計，致使妻兒隨他流離山道，人馬俱疲，杜甫也深自感喟，〈飛仙閣〉詩云：「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仇兆鰲注云：「備嘗困頓，無可如何，而爲自寬自諱之詞。」，雖是自寬自諱，卻透露了許多的慘澹和無奈。又如〈百憂集行〉詩中老杜的汗顏悲窘，幾乎無地自容。他曾以「老恥妻孥笑，貧嗟出入勞」（〈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解嘲，其實妻兒並不會嘲笑他，只是詩人心中難免慚恥愧對罷了。計劃東流出峽，仍須仰仗求助，「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奉贈射洪李四丈明甫〉）語氣亦頗蒼涼慚愧，貧窮加上遭逢不斷的內亂，使得一家人居無定所，「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自閬中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一個「愧」字包含了太多他對妻子的心情。

杜甫對妻子的感情，含蓄而深摯，夫妻隔絕時，他憂慮妻子的安危，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述懷〉、〈徒步歸行〉諸詩皆可知之，此處不再贅述。

杜甫身陷長安時，外界音訊斷絕，友人蘇端置酒待他，他只能藉酒澆愁：「也復可憐人，呼兒具黎藿。濁醪必在眼，盡醉據懷抱」又云：「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現實煩憂，惟有酒中可以暫忘，「撥棄不擬道」事實上正好顯示出杜甫縈懷的心事。這份心事，在〈月夜〉一詩中更昇華至優美的境界。在這首詩中，楊氏不再是杜甫口中的「老妻」，而是「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的清麗女子。老杜懸念妻子兒女，不直抒其情，反以對面著筆，設想鄜州月夜，妻子閨中望月懷遠的情景。夫婦感情篤好，所以老杜才能夠這麼肯定妻子也同樣望月懷想，不解事的小兒女更加深了閨人孤單的意緒和無法訴說的心事，他的「遙憐」，雖是憐小兒女，又何嘗不是對妻子的憐惜。末句云：「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淚痕」是杜甫的淚痕，也是楊氏的淚痕，天涯此時，團圓才是彼此的心願。這首詩晶瑩凝鍊，楊氏在杜甫筆下變得柔美深情，在「雲鬢」、「玉臂」以及「香霧」、「清輝」的烘托下，格外有一種圓潤、清寂、馥郁、浪漫的美，楊氏似乎不再是一個爲生活重擔壓傷的婦人，也許這才是老杜心中妻子永恆的雕像吧！

此外，杜甫在〈一百五日夜對月〉詩中，又再次把他困居長安，春寒思家的心情抒寫出

來。與家人失去聯絡，日子是一天天計著數字過的，面對月光，百感交集，惟有淚如泉湧：「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春花綻放，春景多麗，而夫婦仳離，不得同賞，想像妻子亦必蹙眉思念自己，「仳離放紅蕊，想像嘯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度河。」牛郎織女雖然分居兩地，可是至少秋夜佳會，七夕有期，而自己呢？相見的日子卻是遙不可期。由這首詩與〈月夜〉可以看出杜甫對妻子的感情，熱烈而又深摯，只是在表現方式上顯得十分含蓄節制，他不直接寫他的相思懸念，而委婉纏綿的思致卻在此中流瀉。

在極度的思念中，老杜對家書的渴盼可以從〈春望〉一詩中了解：「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一旦逃脫魔掌，抵達鳳翔後，獲得天子的垂憫，授左拾遺一職，他就急著打聽家人的下落，烽煙過處，十室九空，杜甫幾乎不敢奢望妻兒還活著，在〈述懷〉詩中有很深刻的心理描寫：「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岑猛虎端，鬱結迴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末句並云：「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杜甫的心情矛盾鬱結，既盼望有家人的消息，又害怕萬一消息傳來家人已遇害，這種精神的煎熬使他悲觀得幾乎覺得自己真的已失去妻兒變成孤家寡人了。不久，接到家書，知道妻兒平安，仍然住在原處，雖然放心了，可是又不免為何時才能相見而感傷：「去凭游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疏」（〈得家書〉）。至德二年八月，杜甫正式踏上了歸途，夫妻終於團圓了，以後再艱困的生活，再離亂的歲月都不能使他們分開了。即使有短暫的分離，也都盡量保持聯繫。寶應元年，因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杜甫自綿州遠赴梓州，家人尚在成都，道路阻隔，客居他鄉，夜不能寐，「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夜〉），寄書妻子，是因為擔心妻子掛念。羈旅愁思，伴著江聲月影，生離的痛苦，使這個家庭的成員彼此更關切、更緊密。

杜甫對妻子的感情還可以從〈江村〉、〈進艇〉這兩首詩看出。上元二年杜甫營建浣花草堂，一家大小總算安定下來，生活稍有改善，也有一些難得的閒情。〈江村〉詩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幽幽。自來自去樑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清江環流，長夏無事，奕棋釣魚為家庭的休閒活動，楊氏畫棋局，稚子作釣鉤，貧家自是沒有好的道具，因陋就簡，親手製作，倒也興味盎然。來去自在的燕子正是心境安閒的寫照，而相親相近的水鷗則更反映了夫妻相依、親子和諧的畫面，生活中似乎已沒有別的奢求了。「梁上燕」、「水中鷗」的意象特別和諧自然，寫景即是寫情。在〈進艇〉詩中，老杜也有類似的描寫，白日清晝，杜甫攜帶了茗飲蔗漿，引領著楊氏乘船，也看著戲水的孩子，快樂歡笑的氣息洋溢鼓盪著，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值得注意的是，此詩中用了「俱飛蛺蝶」和「並蒂芙蓉」，並且強調「元相逐」、「本自雙」，家人相隨，夫妻比肩，本應該像天地萬物一樣，永

遠不可分開，這是杜甫的信念，也是他一生的堅持。

杜甫年輕時曾與李白入山訪道，對於宗教，杜甫頗為嚮往，可是表現得卻並不十分熱衷，雖然他有不少的詩作對佛教流露出濃厚的悅慕，但也多是晚年流寓時所興起的追尋寄託之情。基本上，他的精神仍是儒家的，在〈山寺〉詩中末云：「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以「入道苦」來自嘲，以「同嬰孩」來擬譬自己的幼稚。其實，入道固苦，塵緣俗累亦苦，老杜並不是不明白這一點，只是於他而言，割捨妻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在〈昔遊〉詩中有云：「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想起從前曾入山訪華蓋君，如今客居夔州，回首前塵，世事多變，當年追求的熱忱早已衰謝，語氣中似乎慨嘆自己受家人所累，這份感慨其實也正說明了杜甫對人世的種種不捨。在夔州時，杜甫曾前往李秘書始興寺處觀經聽法，修習禪學，在感受到心寥境寂時，現實的生活仍是他最掛懷的，他毫不隱諱地表示，「妻兒待我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⑤，聽經可以，可是現世的家庭不可不顧，這是杜甫在出世入世間所拿捏的分寸，在〈謁眞諦寺禪師〉詩中，他更坦率地說：「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煙霞高處，詩人所愛的詩酒或可忘卻，惟獨他至愛至親的妻子卻不能割捨。其實，他的留戀正是他對世間所懷有的熱情，「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家庭的重擔挑得雖然辛苦，卻是心甘情願，無怨無悔的。

如果說遁入空門，或者是避俗歸隱，二者相較，則杜甫寧願選擇後者，更何況後者早已有典範可循。早在身陷賊中，思念妻兒時，杜甫就已有「鹿門攜不遂，雁足繫難期」（〈遣興〉）的喟歎，「鹿門」用的是後漢隱士龐德公的典故。其後對仕途絕望，離開京城，遠赴秦隴，在〈秦州雜詩〉中更再三提及龐德公，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心理反映，詩中第十五首有云：「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又云：「采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據後漢書龐公傳記載：龐德公躬耕峴山之南，刺史劉表有意勸仕，龐公乃表明心意，後遂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杜甫在〈遣興其二〉曾特意敘述了龐公的事跡：「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舉家依鹿門，劉表焉得取。」以龐公感興，一方面高其行誼，另一面則是攜家歸隱的模式正是杜甫退而求其次的心願，所以在他的詩裡一再出現對龐公的吟詠，如：「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昔游〉）、「龐公竟獨往」（〈雨〉）、「龐公隱時盡室去」（〈寄從孫崇簡〉）、「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既然世俗功名已無份，歸隱則是最好的自我安慰，龐公攜妻挈子，是杜甫可以接受，也樂於效法的，由此看來，妻兒在杜甫心目中的份量了。

由於對家庭的重視，以及自己有過刻骨銘心的經歷，所以杜甫寫亂世中的百姓往往特別著眼於夫妻仳離的悲劇，例如：〈新婚別〉中新婚妻子的告白，〈石壕吏〉中老婦的悲情，〈垂老別〉中老夫妻的死訣，〈無家別〉中一二寡妻的淒涼景象，以及〈又呈吳郎〉中撲棗的「無衣無食一婦人」，〈負薪行〉中遭喪亂未嫁的夔州女子，杜甫都賦予莫大的同情。至

於其他散見的詩句，如：「婦人行泣夫走藏」（〈大麥行〉），「征戍誅求寡妻哭」（〈虎牙行〉），「哀哀寡婦誅求盡」（〈白帝〉）等，皆可見出杜甫的筆意。戰爭帶給百姓巨大的痛苦，莫過於妻離子散，家庭崩潰，「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新婚別〉），對杜甫而言，比翼雙翔，原是造化本意，他所嚮往的太平歲月其實就是最簡單的男耕女織，夫妻相守，如：「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蠶穀行〉）、「男耕女桑不相失」（〈憶昔〉），這才是真正的人世風景，而「晒藥能無婦，應門幸有兒」（〈秦州雜詩之二十〉）也正是杜甫為自己所勾勒的生活風貌，妻兒俱在眼前，世上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的？

杜甫與楊氏的感情也許已經不能用「愛情」二字來涵括，這對夫妻在患難中彼此扶持，在飄泊動盪裡完成了他們的一生，貧窮，使感情益形堅定。比起其他詩人的妻子，楊氏是比較幸運的，丈夫的作品裡，保留了她真實自然的情感。她，默默為家庭奉獻，為丈夫的支柱，而杜甫對這位他所暱稱「老妻」的女性，也付出了最深沈的摯愛。多難的時代，艱困的歲月，杜甫與楊氏攜手走過，留給後世低迴不盡的詩篇，也留給後世一個樸實無華，溫暖動人的夫婦典範。

附 註

- ①參見施鴻保《讀杜詩說》及四川文史研究社編《杜甫年譜》。
- ②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
- ③參見〈有客〉、〈賓至〉、〈客至〉諸詩。
- ④見〈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詩。
- ⑤仇兆鰲《杜詩詳註》作「妻兒待米且歸去」，此處依錢謙益注本。

